



## 母亲的时间

□ 卫宣利

回家看父母,想给他们一个惊喜,事先便没打电话。我走进家门,狗的狂吠引出了母亲。她张着一双沾满面粉的手,眼睛使劲往外瞅,想分辨出来人是谁。直到我走到她面前,她才反应过来,欢喜地扯住我的胳膊,开口第一句话就是:“你上月初九回来的,今天初七,中间隔了整整27天。”

我一下子怔住了,想起上次和朋友去旅游,走之前给母亲打电话,笑着问她:“你会想我吗?”母亲答非所问地说:“你放心去玩吧,你离家还差3天才两个月。”

差3天两个月,我离家有那么久吗?我每天忙着自己的生活,总觉得好像刚刚离开她,原来那些对我而言稍纵即逝的时光,于母亲,却是如此漫长。

读书,工作,散步,一日三餐,朋友聚会,偶尔出游……是的,时间于我,如上膛的子弹,快得我还没来得及眨眨眼睛,它便“嗖”地射了出去。

而母亲的时间,似乎是停滞的。我每回一次家,她的记忆便留在了那一天:她给我摊过煎饼又炖排骨,掰了玉米又摘豆角,把鸡蛋一个个摆在纸箱里让我带走,把冰在井里的西瓜和葡萄拿给我吃……那一天,母亲是忙碌而快活的,她行动敏捷,笑声朗朗,全

然不像父亲说的那样无精打采。我给她买的每一样东西,和她说过的一句话,都成了她的回忆,在此后的寂寞时光里,不断地被她重温、放大,成为她生活的全部。然后,她计算着日子,等待我下一次回家。

记忆里的母亲,似乎不是这样的。那时候,母亲每天天没亮就起床,挑水,做饭,割草,喂牛,养鸡,还要下地干活,去集市卖鸡蛋和羊奶,晚上在灯下为我们姊妹几个做衣服和鞋……那时的母亲,像一阵旋风,很难看到她停下来,想让她陪陪我,无疑是件奢侈的事。

而今,老了的母亲,安静了,清闲了,她的时间突然就多了。她年轻时为了生活终日忙碌,使她几乎没有自己的爱好;多年糖尿病造成的眼疾,又让她的世界模糊不清。时光轮回,就像幼年的我曾经视母亲为唯一的寄托一样,在母亲漫长的等待里,我也成了她唯一的寄托。她渴望我能停下来陪陪她,一如当年的我。

想到母亲期待甚至谦卑的眼神,我的心忽然变得酸软。我知道,在母亲的时间里,我是她钟表的芯,她的时针、分针、秒针全围绕着我。而此后,我的那只钟表里,母亲也是表芯。我们的心在爱里重叠、相伴,一直到老。

## 母亲的的味道

□ 晓敏

女儿三个月大的时候,我因感冒发烧住进了医院。人们都说病妇的乳汁里有毒素,所以那几天,尽管乳房憋得难受,溢出的奶水如涓涓细流,面对饿得哇哇大哭的女儿,我还是把奶水挤出倒掉,不敢让她吃。

适逢邻居家的媳妇也生了孩子,那女人身体健壮,奶水充盈。母亲提议,把孩子抱过去吃几天奶,等我病好了,再吃我的奶。就这样,三个月大的女儿被邻家媳妇抱进温暖的怀抱。当她把乳头放在女儿嘴边时,女儿竟抿嘴拒绝,任怎样哄劝逗弄,甚至把奶水挤进她嘴里,女儿就是不张嘴。不仅如此,女儿的小脑袋还倔强地扭到一边,看样子想极力挣脱邻家媳妇的怀抱。实在喂不成了,旁边站着的大人哈哈大笑:这小妮子长大肯定精,这么小就会闻味了,能闻出是不是自己的妈妈了。

侄女七岁那年,嫂嫂嫌哥哥没本事,挣的钱不够养家糊口,听从娘家人的挑唆,狠心地抛下女儿,住进娘家与哥哥冷战。

嫂子生气出走,母亲怕我的侄女孤单,就想跟她一起睡,哪知侄女坚决不从,仍然睡在嫂子搂她睡的被窝里,天天抱着嫂子在她过生日时给她买的大玩具熊坐在大门口,不言也不语,眼神里满是渴望,看了让人心酸。以前爱说爱笑的女儿变成这般模样,哥哥着急了,于是提议:姐呀,走,把熊放下,爸爸带你去城里的公园玩。若是往常,小侄女肯定会高兴得一蹦三尺高,但那天她怒目圆睁,拼命护住怀里的熊大声喊着:谁也别想抢走我的熊!那上面有妈妈的味道!哥哥一听,眼圈就红了。这话传到嫂子耳朵里,她很快就回家了,一进门,便流着泪把小侄女和那只熊抱进怀里。此后,无论碰到什么困难,嫂子再也没有提过与哥哥离婚的话。

朋友云的母亲去世了,此后云多了一个爱好,就是吃母亲在世时常烙的千层饼,即使上饭店吃饭或去朋友家串门,也不改这一习惯。只是,云每次吃千层饼的时候,都会遗憾地感叹:没有我母亲烙的好吃。这话若是在饭店说,倒也无所谓,可在朋友家吃饭时也说,实在有点说不过去。云却全然不顾周围人的脸色,只是一个劲儿地夸她母亲在世时烙的千层饼如何如何好吃,陶醉在无穷的回味中。

又是云母亲的祭日,那天她给母亲扫墓归来,忍不住号啕大哭,说自己终于明白为什么觉得千层饼不好吃了,因为那里面少了母亲的味道……母亲的味道是什么?大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答案。

## 说谎的母亲

□ 苗君甫

小时候,放学回家,看到桌上突然出现的糖果或者零食,我总是欢呼雀跃。在那个贫穷的年代,这样的稀罕物对我是最高奖赏。

我蹦蹦跳跳到母亲跟前,想跟她分享,她总是说:“我吃了,这是给你留的,你吃吧。”我在她面前吃得津津有味,她总是很宠溺地笑:“我说了很好吃吧,因为我已经吃过了。”

上中学的时候,我住校,不能常常回家,打电话给她,问起家里的情况,她总是说:“没事,都好着呢,你只管好好学习就行。”

我周末回家,进屋想和母亲拥抱一下,却看见她打了石膏的腿。原来,她去平房顶上晒粮,不小心摔了下来。

工作以后,我认识了很多朋友,应酬渐渐多了,有时候也邀请朋友来家里聚会,酒足饭饱之后,常常留下乱七八糟的一摊子。

我去帮忙时,母亲推我出去,说:“走吧,走吧,你在这儿尽给我添乱,还不如我自己来呢!”

结婚的时候,我的房款还差一些,本打算向朋友们借一点,母亲带着钱匆匆地赶来,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

我很不安地问:“给我这么多钱,你们平时花什么?”她挥挥手,很大气地说:“没事,家里钱多着呢,以后还是该吃就吃,该喝就喝。”

逢年过节,我给她买礼物,她总是说:“家里啥都不缺,有钱不置半年闲,省着钱养孩子吧。”

现在,我有了和她一样的身份,也开始说她说过的话,我明白了,原来她是世界上最会说谎的那个人。而她说谎的原因,人人皆知,却常常被忽略。

就如我,小时候不曾知晓,她骗我说她已经吃过了,其实是想多给我留一口;她骗我说家里一切都好,其实是不想让我担心;她不想让我帮忙收拾碗筷,其实是想让我休息一会儿……

可是我哪里想过她谎话背后的真意,也从来不曾对她说过的谎话感恩,更没有理解她一次次说谎中藏着对我深深的爱。

只是现在,在我做了母亲的时候,我终于明白了,就为了她的谎话,我要对她大声说:“我爱你,妈妈!”

我的生日在五月,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:“生你那天前半晌,我还在地里种花生呢!”母亲认定,人一生的姿势就应该是劳作,即使生孩子这样的大事将临,也不能忘了劳作。

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是个勤奋的人。那年,我面临中考,报考了师范学校。五月风和日丽,阳光像一双温和的大手,把人放在摇篮里轻摇着,使人不知不觉就困了。母亲见我拿着书本打瞌睡,就故意把案板剁得“梆梆”响,或者把院里的鸡鸭赶得叽喳乱叫。那些声音,一次次刺激我的神经,让我终于清醒。

悄悄地,母亲把鸡蛋一个个攒起来,腌在一个小罐子里,每天煮两个给我吃。我吃鸡蛋的时候,母亲和妹妹都在一旁看着。妹妹半张着小嘴,眼巴巴地瞅着我,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我把鸡蛋递给妹妹,只见母亲冲妹妹挤挤眼,懂事的小妹一扭身跑了出去。母亲看着我吃鸡蛋,一脸憧憬,仿佛那些鸡蛋会为我敲开师范的校门。阳光,暖风,鸡蛋香,让我的五月温暖而幸福。

五月,天渐渐热起来,再加上我看书时会心浮气躁,鼻尖上常常沁出一层汗,母亲就拿着蒲扇为我扇风。她看我在纸上把几何图形画得风生水起,就欣慰地笑笑。在她眼里,这些几何图形就是神奇的符号,她的女儿是多么了不起,懂得这么多。有时候我把英语背得叽里呱啦,母亲听不懂,但是她的扇子扇得

越来越起劲,还有了“呼呼”的风声。我一回头,看到她满怀期待的眼神,心里一片清凉。

那一年,我果真考上了师范。我拿着通知书大汗淋漓地跑回家,母亲抢过通知书仔细看了一遍,竟然舞动双手欢呼着:“欢迎,欢迎!”呵呵,欢迎什么呢?当时母亲已经激动得不知道怎样表达了,只觉得“欢迎”表达的是一种喜庆。

其实,对于母亲来说,我考上也是她意料之中的事,就像五月耕耘秋天收获一样顺理成章,天经地义。的确,所有的事,都像她年年岁岁进行的农事一样,付出了就会有收获。人生的付出与收获、得到与失去,是在预料之中的。

如今,我告诉母亲,五月有个节日叫“母亲节”。每年母亲节,我都会回到母亲的小院,为她张罗一桌美味佳肴,让她好好歇一天。母亲坐在餐桌前,五月的阳光暖暖地照进老屋,她的脸上漾起幸福的红晕。

## 五月的母亲

□ 马亚伟

